



蹄香飘满长田沟

□梅万林

水田里浮起的几缕薄雾……现在的时间不过凌晨3点刚过，长田沟还远远没有醒来。

然而，母亲早已蹑手蹑脚地来到灶屋生火做饭了，因为今天是弟弟参军去部队的日子。灶膛里的火苗欢快地跳跃着，不时爆出轻微的咝咝声，母亲坐在灶门前，脸颊红红的，荡漾着一圈一圈的笑意。不一会儿，锅里开始翻江倒海，锅盖揭开，满满的一锅猪蹄，咕咕咕地闪烁腾挪。一阵风从门外挤进来，蹄香飘满了整个长田沟。

我在长田沟生活了十九个年头，然而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有猪蹄吃的日子虽然屈指可数，却也是最幸福的日子。更多的时候，锅里煮着红薯，几粒大米稀稀疏疏有气无力地弹跳其间，连一丝油星子也难觅踪影。偶尔家里来了客人，锅里好不容易煮上了一刀腊肉，弟妹们都踮起脚尖眼巴巴地围着灶台，眼睛直直地盯着，口水在喉咙里不断吞咽。终于等到上桌吃饭时，举起的筷子却早被母亲的眼神严厉地制止了。

那个时候，我们以为最好的日子就是能够吃上一顿白米饱饭，哪里知道还要吃菜，吃肉，还要啃猪蹄。真正有肉吃的记忆是从我上初中住校开始的。因为离家较远，平时就住在学校，只在周六下午才回家一次。所以，一到周末，弟妹们都盼着我早点回家。晚上，母亲就会从屋梁上取下一块腊肉，有时是一只大猪蹄，外加一些风萝卜，或者是一些海带，也可能是干豇豆，满满地炖上一锅，这就是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打牙祭的美好时光。猪蹄皮吃起来皮实、敦厚，

是狗尾巴草。想来古人造词，亦是从生活中来。

狗尾巴草在山野里随处可见，田埂上、荒地、砖缝中，但凡有土的地方，它便能生根。初生时不过一两片细叶，一场微雨过后，便蓬蓬勃勃地长起来。它的叶子粗糙，摸上去沙沙作响，仿佛在与风嬉戏。穗子弯弯的，风来时左摇右摆，活像乡野小儿追逐打闹的模样。这般野趣，是那些精心培育的花卉所不能及的。儿时在下，揪了狗尾巴草，三两下就缠出个兔耳朵，歪歪斜斜地顶在头上；或是几根草茎拧作麻花，套在指间充作戒指。这游戏不知传了多少代，成了乡野最天然的玩具。

父亲也极爱狗尾巴草，他常说，做人当如狗尾巴草。年轻时不解其意，后来才渐渐明白。这草不择地势，落地生根；不惧风雨，挺直腰杆；不羨花香，自在生长。父亲老了，仍常到田野上走走，摘一根狗尾巴草的茎，含在嘴里咀嚼。他说草茎的味道，如泥土般甘甜、芬芳。我想，那泥土的芬芳里，藏着他一生的智慧。

后来，我也常蹲下身来凝视狗尾巴草，想起父亲说过的话。他说：“狗尾巴草的一生，多像人的一生。你看它，哪里都能生长，甚至能长到屋顶上。做人，就

尤其是里面的筋条，特别有嚼劲。父亲这时候还会哼一些歌曲，《天仙配》、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有时也会抿上一小杯烧酒，感觉日子从来没有这么美妙过。

真正有猪蹄吃的日子还在后头，那时候，我还在县城读高中，莫说吃肉啃猪蹄，能够吃菜的日子也不多，大多数午餐还是在饭盒里放上一大坨母亲用猪油煎过的盐，再去锅炉边兑上开水，这就是最好的下饭菜了。

后来，日子总算在一天天好起来。姐姐去罐头厂打工去，大约一两个月，姐姐回家时总会带着一串猪蹄，这让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最高兴的模样。母亲接过猪蹄，先是架在大火上烧，一直烧到猪蹄开裂、冒油，再用淘米水浸泡，捞出后用热水清洗。清洗的时候，拿一把刮刀，用力刮去猪蹄上被烧过的黑垢，经过反复搓洗之后，原来白白胖胖的猪蹄俨然换了身段，通体黄澄澄的。母亲用砍刀砍成肉坨，放进早已烧开的锅里。母亲炖猪蹄越来越讲究了，大蒜、花椒、海椒、橘皮、橙叶一样都不能少，配料也越来越丰富，有芸豆、粉条、花生、胡萝卜，等等，林林总总，换着花样来。起锅的时候，还特意在碗里撒上几粒又嫩又绿的葱花，再加上几段刚从地里摘回的香菜。顿时，说不出的香味一下子欢腾起来，直入五脏六腑。

这样的香味，出自母亲的手，只属于长田沟，只属于我和弟妹们的童年时光。后来，我们都陆续离开了长田沟，父亲和母亲渐渐老去，长田沟的老屋也逐渐淡去。如今，我们的餐桌上，啃猪蹄已成了家常便饭，我们的儿孙辈依然对不肥不瘦不闷油的猪蹄情有独钟。但他们也许体味不到我们当年啃猪蹄的唇齿留香了，就连我自己即使去最高档的酒店，也再难吃到小时候妈妈的味道。

世间菜，唯妈妈菜永远刻在记忆的深处，不老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区文旅委）

要向狗尾巴草学习，没那么多讲究，只要有点土、有点水就能成活。”父亲还说：“狗尾巴草也是有境界和情操的。它虽然长得比别的草高一点，但它们懂得谦卑，从不张扬。你看那狗尾巴草的穗子，总是向下低垂着的，不管起风也好，下雨也罢，虽有摇摆，头总是昂得高高的。”父亲的教诲，句句如狗尾巴草的种子，落在我心里，生根发芽。

狗尾巴草全草可入药，清热解毒，煮水还可杀虫；种子可食，烧烤后可代咖啡；茎叶可饲牲畜。这般全面的用处，却因外表平凡而被忽视。世间多少人与事，不正如这狗尾巴草一般，其价值不在表面，而在内里；不在形貌，而在实质。

人世间，多数人都像狗尾巴草一样平凡，即使没有绚丽的光彩绽放，仍然开心快乐地活着。即使平凡，成不了参天大树，那就努力做好自己，让内心洒满阳光雨露，快乐一生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
如今我也喜欢到田野中走一走，看狗尾巴草在风里撒欢。偶尔折一支在手中把玩，茸毛拂过掌心，痒酥酥的，仿佛能听见它咯咯的笑声，把草茎放进嘴里咀嚼，有一种甘甜、清香的味道。那味道里，有父亲的教诲，有我的童年，还有这平凡却坚韧的生命本身所散发出的芬芳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裤腿，一道长长的伤疤格外明显。我问：“这伤疤怎么来的？你把衣服解开，让我看看。”他说：“一次极限训练的路上，穿越茂密的山林，不小心撞到尖锐的山石。当时为了完成挑战，没敢停下来。回来时发现裤子跟伤口粘在一起。”他掀开衣服说：“身上伤了又好，好了又伤，我们在科研上要攻破一个又一个难关，且永远在闯关路上。”我说：“你呀，已不再是以前那个文弱的书生，已成长为一名能文能武的战士！”正说着，妻子走了进来，儿子来不及掩盖，正好被妻子撞见。妻子说：“伤疤对军人来说，也是一种荣耀啊。檬子树下走出去的军人，谁没留下几块伤疤。”我知道，她是假装坚强。儿子走后，她没事就坐在阳台上张望，期望儿子一定照顾好自己。

妻子回到老家，她和“檬子小院”的妇女们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，“兵妈妈”。邻里村民，都为她们的深明大义竖起大拇指。母亲们总坐在檬子树下，用无私的守望，为她们参军的儿子，撑起一片辽阔而晴朗的后方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永安咂酒

□冉丽丽

一
从五百年起，就约定
龙溪河的水
会绕着永安场流
而鱼鳅滩的青石板
一直见证着专属的温柔
守着梅家坊
从不曾泛旧

二
我踩着桥缝里的苔
往老街走
脚步声轻扣，惊醒沉睡的巷口
酒厂被藏在深处，木门掩着新秋
但酒香不肯躲
偏要漫过墙头
勾着人往里走

三
滩头的红高粱
在风里舞着艳艳的绸
饱满的穗子
揉进秋阳的余晖
飘向酒坊的甑口
封入老坛时
也锁住了浓浓的乡愁

四
当陶瓮盛着琥珀酒
指间缭绕着余温
掬一口
高粱的醇 混着古镇岁月的厚
忽然想起爷爷的酒坛
在记忆深处 频频回首
心猛然颤抖
他没说的话
终在酒坛里
一口又一口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垫江县第十中学校）

丁阳村

□何真宗

丁阳村，在后山镇
开始声名远扬。两道门柱
像风雨中冒出的诗句
扎根泥土，仰望星空
又子弹般落下，击穿胸膛
掷地有声——诗人的童年
就是一块石头啊，坚强和冰冷

老屋老去，一切云淡风轻
唯有广州的张永枚
云南的张永权
两个同胞亲兄弟，把故乡
把出生地，把丁阳村
捎带远方……

今天，我们
翻山越岭，涉泱泱水湄
走进丁阳村，走近诗人的故乡
读张永枚张永权的诗
旧时的沧桑，也能悟出明媚春光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狗尾巴草

□罗光毅

狗尾巴草，这个名字起得平实。可能乡下人取名向来如此，看见什么像什么，便直呼其名，不加修饰。那毛茸茸的穗子，像极了狗儿欢快时摇摆的尾巴。城里人或许觉得这名字粗鄙，殊不知，正是这般直白的称呼，才最是对得住这野草的性情。

我在长江边的河滩上见过一大片绵延不断的狗尾巴草，它们在阳光照耀下，浩浩荡荡地蔓延开去，像列队的士兵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挺立着，这浩荡的气势，让人震撼。小时读书见到“如火如荼”一词，说“如火如荼”的“荼”字，指的就是荼草，荼草的小名便

二十几年来，妻子似乎已习惯了守望。晚饭后，她总是搬个凳子，在院前檬子树下，朝着儿子部队的方向，一直坐到夜深。我知道，她想当兵的儿子，儿子是从檬子树下走向军营的。

本科毕业那年，儿子来电说：“妈妈，今年部队招计算机专业新兵，我读完大学也可以参军了。”妻子在电话里说：“你一定要加强体能训练，我也要像‘檬子小院’的女人们一样当‘兵妈妈’。”儿子拿到入伍通知书，匆忙回家告诉我们。妻子一边忙前忙后，一边像大喇叭一样，不一会‘檬子小院’的人们都知道了妻子是一位准“兵妈妈”的消息。儿子离家前夕，妻子特地把亲手缝制的鞋垫塞进儿子的背囊里，语重心长地看着儿子：“到了部队好好训练体能，刻苦钻研业务，这鞋垫就像妈妈的两只手，苦了累了别怕，有妈托着你呢。”我眼眶湿润，儿子也双眼通红。只有妻子笑呵呵地，一遍遍叮嘱着。

入伍半年，儿子以全连训练第一的成绩传来喜讯，妻子笑得合不拢嘴。当兵第四年，他来电说科研任务艰辛繁重，

檬子树下的守望

□陈建素

天天很累想申请转业。妻子在电话里有点着急：“国家培养你容易吗？现在转业，妈不甘心，我们‘檬子小院’的父老乡亲不甘心啊。科技强军，科研不艰辛不累行吗？”妻子接着说道：“我们‘檬子小院’，33户人家，有32户送子参军，从抗日战争到现在已有35人参军，你是第一位本科入伍军人，你的照片还贴在现役军人栏上。”妻子的话，打消了儿子退缩的念头，回道：“妈妈请放心，只要祖国需要，我就终生献给国防事业。”可搁下电话，妻子就抹眼泪。

十年前我们进城，晚饭后，妻子总是搬把椅子放在阳台，朝“檬子小院”方向坐一会。每逢星期天，总要回老家“檬子小院”，把房屋收拾一遍，住上一晚。与退役老兵们聊聊天，听退伍老兵们讲他们的军营生活。我知道妻子听他们的讲述，似乎就是在听儿子的故事。

有一年儿子探亲回来，无意间撸起

